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品花宝鉴

（下）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品花宝鉴

（第二册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品花宝鉴

清·陈森

第 32 回

众名士萧斋等报捷
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。场中订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，就是高品、春航，亦未能免俗。

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，睡不着，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道："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无妨。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，白白辜负了，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科名而起。"高品道："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"春航道："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"高品道："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，为我起数，得泰卦五爻，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'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'，你还讲甚么！且象辞还是'中以行愿也'。"春航道："可不是。"高品道："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，你想帝乙的乙字与归妹的妹字，去了女字旁，不算乙未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！"春航道："人心最灵，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。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"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

是巳正时候。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哪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"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，中在三十四名。"蕙芳道："哪个姓归的？"家人道："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"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，道："奇了，忘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！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"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，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，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钩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，又停下。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卿。

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"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"蕙芳道："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他的就是了。"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，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"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游玩的颇热闹，又是报举的日子。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与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。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。"蕙芳听了，忙问道："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，还有位田老爷也寓在寺内，可曾中么？"胡裁缝道："我没听见说，想必也中了。"便向蕙芳说：

"我的苏爷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。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，在铺子里闲着，教他作手艺，学了三四个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、五十钱买糖买果子吃，我哪里养得起他！他相貌也还干净，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灵，针线学不会，戏倒学得会，如今听熟的乱弹，倒也会唱许多。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，我求你老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家，行个好事，提拔提拔。我选个日子，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，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。我若送他到别班里，我也心疼，他年纪又小，打打骂骂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，能够光光鲜鲜，不少吃，不少穿，认得几个财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？自己又没有本钱，铺子里赊了料来，来路就贵，还要替人垫钱，开出帐去，人又嫌贵了，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着，五、七个伙计作活，老米饭酸菜汤，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内！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，就象作老太爷一般了。”

蕙芳听了，好不厌烦，便道：“我将要改行，不唱戏了，哪里还要收徒弟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，你儿子要学戏，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，学两上月就可出台，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，还不得人家说声好，一个月花了多少钱，方买得几出戏，学他作什么！”胡裁缝尚是摽摽吵吵，好一回才去。

已是上灯时候，蕙芳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，先与高品道喜，及到了宠济寺中，却是冷清清的。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，问他，那人答应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，不晓得什么缘故。”蕙芳走到里面，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，照应他坐了。春航便触起心事来，便把棋子一掳，说：“输了！不必下了！”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问道：“卓然已高中了，怎么如此模样？”高品笑道：“中了便应该怎样？等湘帆报来，再热闹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总是一样，全要中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方才报来是报来，但有些不对帐，是个江南监生。”蕙芳道：“据我看来不错的，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”高品道：“也难说，总要看了榜才作准。”春航默默不语，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。

少倾，史南湘、颜仲清闯将进来。南湘道：“贺喜的来了，

快预备喜酒！媚香你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，将吊之不暇，何贺之有！”仲清道：“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。卓然中在八十一名，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么？”高品道：“恐怕不是。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？”南湘、仲清齐道：“这是笔误，常有的事。”春航道：“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经中定了。”南湘对高品道：“你且备起晚饭来，咱们一面吃一面等，如不来到，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？全中了，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就这么着，我也有些饿了。

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，已经安排定了。即收拾桌子，摆上饭来。南湘不准先吃饭，要陪着他饮酒。高品口内虽说疑心，心上早已欢喜，颇觉对酒开怀。春航素来洒脱，此番倒放不开心，蕙芳也与他一般。南湘道：“放心，湘帆总在五魁之内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论文了。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大排着筵宴候报，候到三更不来，也气极了。那些人看不象，也去了，到四更将要睡时，才报了来，倒是个解元！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，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？”仲清说道：“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赏了好些钱。明早他竟不来，及看榜时，才晓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山、太水空喜欢了半夜。”诸人借酒闲谈，到了二更以后，尚不见报来，就是史、颜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。

将要吃饭，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，倒把众人吃了一惊。听到嚷道：“田老爷大喜，中的是南元！”春航一听，喜不可言，把筋子摔过一边，连忙走出位来。蕙芳也乐不可支，诸人是皆欢喜，忙看条子，是“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十三岁，江南上元县附贡生。”方才放心。报喜的讨赏钱，蕙芳带了些票子来，递给春航。春航先赏了十吊钱道：“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

领赏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，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。”高品道：“是了，你明日来。”春航乐极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来，恐怕报喜来诳他，只管发怔。蕙芳笑道：“报已报完了，二百几十名人都要疑心，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？”仲清道：“不心疑心。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门也都开了，叫你管家骑匹快马，先看了榜来。我们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来。”春航、高品道：“甚好。”一面打发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时各人畅饮，倒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到五更以后，看榜的始回，说道：“田老爷是不错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”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，急问道：“我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一名是叫高品三，年四十岁，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。”高品气得发昏，说声“呸”！那人便拿出《题名录》来，众人细细看了，果无高品在内。蕙芳笑道：“中的人我也不认得。我就晓得这两个：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，叫作窑子归，这三十四名归自荣就是。一个是潘三的女婿，叫作杠花，他老人叫花三胡子，在杠房抬杠出身，如今大发财，开了几处杠房，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是。”

高品再把第一张《题名录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名利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现在你们不比外人，我对你们直讲罢；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！这个杠花就是我中的，是张仲雨的过手，明日就要讨帐去了。”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几句。高品道：“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？我也有个想头在内，或者今科不当中，或者我竟能名利双收，也未可知。况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，妙手空空的，亦殊难堪。如今倒罢了，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，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，称婊子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！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！”春航笑道：“凭你怎样刻薄罢了。但是哪一科没有些混帐人在内？焉知你下科又不

与这些人作同年？倒是年丈之称又是谁呢？”蕙芳听了好笑。仲清道：“你方才没有听见，抬杠的儿子花中桂是潘银匠的女婿吗？叙起年谊来，不是你的年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我也不与他会同年，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。”高品笑道：“我么说，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？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少顷，天色大明，红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见房师，并谒座师，各人也都散了。以后会同年，请吃酒，一连忙了半个月。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，相见之后，亮功久已闻名。就是刘尚书、王阁学，虽未见过春航，于他儿子们书房内见他些笔墨东西，也久已倾倒，惟恐不得其人为憾，今中了南元，十分欢喜。从此春航与文泽、王恂又成了世谊，更加亲爱。惟有孙氏昆仲，颇难浃洽，然亦不得不往来，惟淡交而已。

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金。张仲雨过手，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金，从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谢仪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，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，即在坊里当起差来。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，春航在庙里寂寞，文泽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两处时相寄榻，又兼蕙芳照旧相陪，便安心乐意，与文泽、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闲时作些诗赋，习学殿试工夫。南湘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，以后又不写了，且按下不题。

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。那八月十四日晚，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，问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钱财事。因归自荣急欲借钱，商于大傻，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许其分用。大傻早将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，押了六百吊钱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相好，一日叙谈帐目等项，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。那个财东问起住址方向，知道就是押于他那一所，便对那人道：“这张契纸是假的！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兴盛香蜡铺作保。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，我正要找

他说话，怎么又押与你了?”那人便着起急来，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。谁知大傻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，家中用一个笨汉，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十余天，并未见着一面。大傻回来，又不知道，那人情急，告了一状，送到刑部里。乌大傻是个天文生，其祖也作过官，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，如今式微了，只剩下数顷荒田，几间破屋。幸亏契是白契，并非私造印信；大傻的堂母舅现任刑部司官，也有些照应。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，无奈契是他的，又系他出名，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，竟上了一个大当，革去天文生，限期赔偿，这也是他的晦气。

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，有个皂隶叫作陆升，与归自荣住处相近，认得那日见他报了举人，忽然想起：八月十四日明明看见归自荣在乌大傻寓里吃酒，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，怎么他不进去又会中呢？想来想去，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见一个贴写，叫做葛逢时，排行第六，是个绍兴朋友，极会生事的。那天是十月初三日，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，见葛贴写在里面吃茶，一边放着黄布小包，身穿贵州绸绵袍，套着元青大褂，低着头在那里吃火烧。皂隶走近来弯弯腰，叫声：“葛先生，独自一人闲坐吗?”葛逢时见了也照应了，陆皂隶就对面坐下，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时道：“你今日清闲，想不是值堂日子么?”陆皂隶道；“这几天不该班。葛先生你是忙得很，近来想也发财？你是走得起的人，即日就要补经承了，将来可肯照应我们?”葛逢时叹口气道：“老陆，你是衙门中老手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？若要想得经承，至快还得七八年，你想难不难？不比别的衙门，还有些活动。这道衙门作了经承，便又怎样?”陆皂隶道：“作了经承到底好。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？簇崭新、风吹不动、火烧不着的一所好房子，好热车，干草黄银鬃大骡子，你瞧气色怎样光鲜，衣服怎样体面也就罢了，将来还有个小功名。人生在世，**衣食无忧**就也难得。”

葛逢时点点头，已将几个火烧吃完，然后问道："你可要吃点心？"陆皂隶道："我已吃了油炸糕、甜浆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今日难得遇见你，正好讨个教。"葛贴写道："有甚么事难明白？"陆皂隶道："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，是个南边人，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，常见他出进的。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这且慢说。我问你，年年下场的日子，可是一定的日期？或者可以先后移改的？"葛贴写道："乡试么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，初十日出来；十一日再进去，十三日出来；十四日再进去，十六日完场，这是各省一样的。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样的。"陆皂隶道："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，是什么时候点名，什么时候封门呢？"葛贴写道："点名总在一早，到了午未时也就要封门了。"陆皂隶道："到十四日二更天还有不进场的人吗？"葛贴写道："怎么能够到二更天？今年点名极快，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了。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，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，贴出的了，所以不用进去，你当他还未进场呢！"陆皂隶点点头道："原来有这些原故。什么叫作犯了贴倒，贴出来的？"葛贴写道："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？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，这些有毛病的卷子就不发'誊录所'，就贴了出来，不要他再进去了。"陆皂隶道："据你说贴出来的，可会一样中么？"葛贴写道："你好明白！既贴了出来，没有完场，怎么也会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儿子也不能中的。"

陆皂隶道："我原听得人说：不完场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，名字叫自荣，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。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，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，讲了多少话，急得什么似的。那时我却不理会，后来见他报了举人，我又不曾认错人，细细想来，他没有进场怎么也会中呢？请教你评出个理来。"葛贴写道："这却奇了！或者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你认错了人，或是记错了日子，不要是十三晚上?”陆皂隶道：“这人虽烧了灰也认得出来，断不会错的。至于日子，有票字为凭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，一发不会记错。你想是什么缘故?”葛贴写道：“这真奇了!”细细想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?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却不知道。他外面是极好看的，说是乌家的女婿。至于他是那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葛贴写道：“你细细访一访，如果真没有进场，这就了不得。必定有个顶名代替的了。你若访实了，歇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样。我们见景生情，大家可以发些财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贴写还了茶钱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几日，陆皂隶访得明明白白，是归自荣撺出一个奶妈了，因偷了一张钱票，两样银首饰，被主人搜着了，撵了出来。归自荣那几日因城外人眼多，故躲在城里头看戏，请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瞒他们。内中有个马回子，替他经手请了一个浙江人，丁忧的禀生，许了他一千两银子，先付润笔一百两，归自荣没有钱，只付了四十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经手的马回子又从中赚了十两，那禀生仅得他三十两银子，倒替他中了一个举人，如今天天向马回子吵闹，把马回子的大门也打破了。归自荣躲在家里再不出来，并且闹得外头有些风声了。陆皂隶从奶妈子口中访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诉了葛贴写。葛贴写便叫陆皂隶去向归自荣借一千银子，被归自荣啐了一脸吐沫，便一五一十嚷将出来。归自荣无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闹了一场。陆皂隶讹诈不动，逢人便说要告他。葛贴写与他作了一张呈子，就递在部里。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个禀生，两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审了两次，归自荣不能狡赖。只得据实供明，革去举人，监押起来，俟拿到代枪之人，再行定案。此案一出，闹动了多少不第生监，鸣鼓而攻，并把归自荣在城外那些事情，一总捅出。部中看成了一个大笑话，有个老司官游戏三昧的作了一个勘语，是一[illegible]四六

文，满城传遍。从此归自荣成了一个衣冠禽兽了。。

一日，文泽的家人从外面抄了一张来，送与文泽看。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里，大家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勘得归自荣，家本书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铜臭，性爱游花。浪迹都门，骗人弱息；缩头陋巷，拥彼淫娼。恣挑达于风月场中，攫钱财于鸳鸯被底。臀有肤而尽堪凿空，面无皮而岂解色羞？贪酒食之欢娱，畅烟花之撩乱。交游假托，后庭里玉树常埋；廉耻全无，前溪边秋砧又捣。既在泥涂以含垢，岂堪月窟以探香？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鳖为同气；一味狐能工媚，示由虫自可怜。乌大傻破屋无存，尚须还债；马二回大门亦坏，遑问谢仪。效张冠而李戴，回天力于人工。夫枪替虽已鳞潜，而索贿尚多雀噪。皂隶岂知颠倒，乱吵街坊；诸生尽讦阴私，纷呈词牍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断袖之余妍；重挞鞭挝，起引锥之隐痛。照例充军烟瘴，俟全案之齐拘。大书以示衣冠，浅众人之公忿。此谳！

众人看了，笑个不已。仲清道："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若没有那皂隶一闹，又有谁人知道？此等污秽东西算个孝廉，真辱抹杀多少人！"春航道："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网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复不少。前日瑶卿说，我们同年与他最好、教他画画的那个南京人金粟，本是个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时，寄居在某显宦家，也是自不检束，他的跟班与彼内眷有私，竟将相如、文君之事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辞出。不意这位显宦明於责人，昧於责己，怀恨在胸，借此发挥，将此君亦另案锻炼，又带累了几个名士，一并斥革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！"文泽道："此等事亦不足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吴汉槎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虽经斥革，与他何损？要知如归自荣这种行为，只怕也没有了。"春航道："难说，你看那买卖人的儿子，家人的内亲，其不通且不必论，难道也算身家清白吗？不过有幸有不幸就是

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史南湘的家人进来说：“请少爷回去，老爷放了道了。”南湘听了，即便辞了众人先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33 回

寄家书梅学使训子
馈赙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随任同行，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，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

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，不是冬底就是春初，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说不好专主，须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转来，再为定夺。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，衙门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天气晴和，雪消风静，子玉欲访聘才，打听琴言消息，早饭后禀过萱堂，乘舆进城。行不到半里，心里忽又踌躇起来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兴，便说："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罢。"云儿勒转马头，赶车的倒转车来出了城。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，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，众赶车的喧喧嚷嚷，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，与一个车相并。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，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，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，不觉一笑。宝珠问道："你从哪里来？还到哪里去？"子玉道："我从城里回来，不到哪里去了。"宝珠道："何不到我寓里谈谈？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"子玉一想："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。"便道："甚好。"一边车已走开，子玉在前，宝珠在后，同到了门口下了车，宝珠让进了里面。子玉尚是初次进来，到了内院，见正面上房三间，西间便是书斋，上悬一额，是"小琅玕室"。子玉进内，觉得芳香扑鼻，不染点尘。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，桌上摆一个古铜

瓶，插一支天竹，两支腊梅；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，皆是前人名迹，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，左边挂一个横幅，是宝珠自己的“倚竹图”小照；右边挂着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，你看此等名士竟遭此劫！天之妒才，果如是耶？”因向宝珠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你之待此公，与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更觉亲密，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，此等居心尤为难得，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！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，但见宝珠默默无言，眼眶一红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

子玉因无意中数语，竟触动宝珠心事，自觉出言唐突，忙指着窗外之竹，笑道：“当岁寒时节，将此君与唐花较量，方见其潇洒自然，节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觉放心。因又道：“不觉日子这么快，转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到剑潭讲，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请我们吃喜酒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还没有定，等老人家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，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？若肯在这里吃饭，我便约了香畹来，大家叙叙。”子玉踌躇道：“若吃饭，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雪，你想必积了些雪水，我们何不煮雪烹茶，请了香畹来作个清淡雅会，不好么？”宝珠笑道：“很好，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着人去邀素兰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，将茶炉搬过来，并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，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在盘内，那炉约有一尺多高，身圆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炉身两孔，炉口圆小。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瓯，又把个宜兴窑提梁刻字大壶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，颇觉欣羡，便说道：“尚未煮

茶，见了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”

说话间，素兰已到，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：“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为雅人来了。但添了我这个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？可曾会过玉侬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，玉侬此刻如何能出来？不料他安身立命，竟在那一处了！”宝珠笑道：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侬安身立命处，玉侬之志岂肯长受委屈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我听得待他甚好，有甚么委屈处？”宝珠道：“好原好，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么样待玉侬，尚不能得玉侬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侬出来伺候就是勉强，叫作没有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见了我们，也是生生的，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声。宝珠见水开了，自己于博古厨内取出一个玉茶缸，配了四种名茶，自己亲手泡好了，把盖子盖上；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；又将开水添满茶缸，仍旧盖了。子玉道：“要你亲手自制，倒累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尝尝这茶味可好么？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，觉得清香满口，沁人心脾，都说道：“这茶好极，而且不象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：“我将各样好茶，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怪不得香美如此！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，聊以侑茶。子玉道：“倒比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，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要去看他，已经进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，忽然不高兴起来，所以转回，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里人是不出门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素兰道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吗？”子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兰笑道：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侬，我心上极恨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